

國際大師巡禮系列



大摩亞洲非執行主席
史提芬羅奇
(Stephen Roach) (141期)



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首席經濟師羅格夫
(Kenneth Rogoff) (142期)



歐洲股神
安東尼波頓
(Anthony Bolton) (143期)



國際趨勢及管理學大師
大前研一
(144期)



系統交易大師
佩里考夫曼 (Perry Kaufman)
(145期)



台北及深圳直擊

獨家專訪 2009諾貝爾經濟學得主

Oliver Williamson

銀行應加強監管

威廉森 (Oliver Williamson) 被公認為交易成本經濟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的奠基者，是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哈斯商學院的講座教授，去年與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教授奧斯特羅姆 (Elinor Ostrom) 一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威廉森以前，經濟學中並沒有一套完整探討企業運作的系統，研究企業行為及制定法規的學理基礎。去年的諾獎評審就說：威廉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對抗金融危機的新思路。

本刊一直很想訪問這位大師，奈何大師獲獎後馬不停蹄出訪，即使記者飛到美國，也捉不緊大師來訪問。直至最近威廉森到訪亞洲，我們由台北追訪到深圳，並跟他進行了一次深入的獨家專訪，解構這位八旬諾貝爾大師思維之餘，並聽其對中美經濟意見，帶來甚感啟示。

撰文：潘凱媛、李芷慧 台北及深圳直擊 • 攝影：郭紫珊 • 美術：陳嘉文 |

Profile 威廉森

Oliver E. Williamson

【交易成本大師】

1932年出生，78歲

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 Berkeley) 哈斯商學院講座教授

事業：

- 曾任教賓夕凡尼亞大學、耶魯大學
- 曾任聯邦司法部反壟斷署署長特別經濟助理、國家新經濟研究所所長

學歷：1963年卡內基美隆大學經濟學博士、1960年史丹福大學企業管理碩士、1955年麻省理工管理學士

榮譽：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興趣：釣魚、創作金屬焊接雕像

今個盛夏，諾貝爾經濟大師威廉森在中國及台灣之間穿梭，他先應《台灣經濟日報》邀請到台北及台中出席講座，然後又轉到北京、再往成都，最後一站來到深圳，出席由《每日經濟新聞》與上海交通大學共同主辦的「威廉森中國行」活動，談及金融監管應如何實行。

我們分別到台北及深圳採訪，希望通盤了解大師如何用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解各種經濟問題，我們將兩次採訪綜合，將之整理為4大篇章。

FM：記者 W：威廉森

理論篇 發展交易成本經濟學

FM：交易成本經濟與標準的經濟學有甚麼分別？

W：標準經濟學沒有一套關於機構、公司的規範學說，它沒有機構運作機制的研究，基本上它不認為機構是個特別重要的單位。

交易成本經濟有專門的用詞形容機構行為，像我們在機構的一邊「輸入」(Input)，機構的內部發生「轉化活動」(Transformation Activities)，產品(Goods)或服務(Service)就會在另一邊形成。我們有系統地研究機構內部和機構間的交易，分析不同運作方式及其引伸的結果，主旨是減低交易成本。

治理(Governance)是個重要的概念，意思是在機構的交易間注入規則，以減低紛爭及締造雙贏。當然，制定規則也是一種交易成本，但只要你能控制過程的成本，這就是一项非常值得的投資。

不止商業交易，金融交易、公共政策，甚至工人是否應該成立工會都可以應用交易成本經濟的邏輯：如何以合約減低風險？

FM：所有事都可以用合約解決？

W：前陣子我獲邀參加一個在美國新奧爾良的會議，我從未去過那裏，所以感到頗興奮，直至我發覺議題是新奧爾良一些壟斷行業的問題，我對當地那些行業幾乎一無所知，但主辦者對我說，「你還是可以說交易成本經濟的」。

日子愈近，我愈覺得自己會出醜，因為屆時台上將會有4個說對題目的人，一個我在說些完全無關的事。於是我嘗試把兩者一起看，其他人看行業的結構問題，我就從合約的角度看，怎樣以合約防止壟斷？怎樣以合約防止機構串通？我去演講或訪問的內容肯定不會給人甚麼震驚的新觀點，但是否可以用合約的概念研究所有問題，我想這是可能的。



威廉森近日到訪中國，先前往北京、成都，再抵深圳，行程排得密密麻麻。

解讀

用併購減交易成本

威廉森的理论偏向抽象，在深圳现场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潘英丽，便把威廉森的理论套用到中国金融业的国情上，提倡要加强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及投资者教育，并应透過上下游企业并购来减低交易成本。

潘英丽说：「金融业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交易成本有没有可能降低。」她认为小企业之所以很难拿到贷款，是因为威廉森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即小企业的财务不够透明，它们应该加强在会计审计、信息披露和评估等方面的工作，增加市场的透明度。

忌急功近利投机炒卖

「第二，未来的不确定性。当我把本金借出去，3年、5年后收回来，这个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未来几乎还是不可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开发一些风险管理工具，怎么分散风险，怎么发展风险投资。」

她又认为，假如企业所拥有的资产用途太狭窄，投资便有可能被锁住而无法轻易「甩身」，亦需要依赖企业以外的组织，增加了交易成本。威廉森建议用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作并购，把企业外部的交易变成企业内部的行动来解决。潘英丽同时强调，投资者教育对改善有限理性的帮助，例如鼓励投资者作长线投资，而非急功近利、投机炒卖。

FM：有人认为你的理论和张五常的很相像，你们的研究有何分别？

W：我们在交易成本的研究都受到了高斯（Ronald Coase，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启发。我与张五常的理论的明显分别，也许是我的研究集了较多学科的觀點，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在读博士做研究时已将社会科学、经济和机构理论混合。而且我着重发展一套可以预测企业行为与结果的系统，张五常则没有。

传统交易忽略实际因素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经济体之中的交易活动可经由「无形之手」（即市场机制）协调运作，达到最具效率，不需要由中央控制及经济规划。这理论忽略了环境、组织及人性等实际因素，把市场机制的成本完美地假设为零。

然而，不少经济学家尝试填补这方面的缺陷，高斯曾提出「使用市场机制下之成本」的概念，提出市场透过市场机制来调节交易，但其运作过程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需要成本的，并把市场机制的成本修订为正数，而非传统经济学所说是零。

威廉森确立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词，他师承高斯，与张五常、诺斯（Douglass North）、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属同一派。

威廉森则把高斯相关的学说发扬光大，于1975年把「使用市场机制的成本」称为「交易成本」，进一步说明是「在交易过程中，有关资讯收集、条件谈判、合约签订，以至交易的执行与监督等所产生的各项成本」，并提出多项变数来解释传统经济学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经济体系中为何会有组织（包括企业）、这些组织的规模何以会扩大或缩小。

为经济学理论加添人性

他认为几项因素导致交易成本产生，包括人类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即人有意志追求极大的理性行为，但因精神、生理、语言上有限制而使理性受限；又例如环境不确定性或复杂性（Uncertainty / Complexity），令交易和合约订定出现高昂的成本。

他创立「资讯不对称性（Information Impactedness）」的理论，指由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加上人性的有限理性和投机主义，资讯便出现不对称。此时拥有较多资讯的一方，会倾向欺瞒资讯较少的另一方来图利，增加交易过程中的谈判及事后监督的成本。

交易成本的理论结合了有关资讯、组织创新、行为假设和使用市场机制之成本等学说，发展出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对于企业策略和组织管理等研究有重大贡献。

金融监管篇 应分拆银行及加强监管

FM：金融海啸后，不少政府都主张要设立更多规则管制市场，有人怕规管会毁掉自由市场，你有何看法？

W：很多人在回应金融海啸都说「人们失控了，我们要更多规管。」我不完全反对这个观点，「更多规管」很多时候都是改善情况的良方，可是也许我们更该把焦点放于「更好的规管」。我们不是没有规则和机构去监管金融活动，令人失望、令「惊喜」常常发生的原因是负责监管的人不够自发或责任心去揭发问题。

针对失效问题重新审查

美国有夠多规管机构了，只是表现落后罢了。证券交易



威廉森在访问前要求不談中國和金融海嘯的事，原因是認為自己不在行。然而，訪問期間還是有問必答，訪問時間更由原先的20分鐘延長至1小時。

中國與歐盟篇 國與國難全心順應規則

FM：你對中國的經濟有何看法？

W：中國過去25年的經濟起飛讓人印象深刻，她放開了以往的中央統籌，鼓勵創業，鼓勵私人企業尋找及把握機會。由否定創業到鼓勵創業，中國企業要留意如何管理機構的活動。

FM：你如何看歐元的未來？

W：歐元出現這種困窘，我只能說我很遺憾，可是並不驚訝。建立歐盟、把國家之間的貿易壁壘打破、打通國家之間的勞動力，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意念，難度是如何要這些沒有共同歷史和習慣的國家合作，並願意全心順應這套共同規則，而非嘗試在這些規則中鑽漏洞以尋找自身利益。

我認為歐洲國家當年太過倉促推行歐元了，可是這不是純經濟的事，背後有太多政治因素。而現在好些歐盟國家都有異常的經濟問題，歐元怎可能穩定下來？



工資篇

工資成本漲 外資料撤離



工人爭取增加工資福利已成大勢，令廠商備受壓力，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也要抹一把汗。

在深圳現場的問答時間裏，台下舉手者眾，作為本港唯一一家親到深圳現場的媒體，記者的手在空中擺動了好幾次也不果，內心焦急無分，惟有站起來吸引主持人的目光。終於主持人看到了說：「不能給男士專美，也讓女士們發聲吧！」得到難得的發問機會，記者即指，不少海外企業如富士康都來中國設廠，但目前內地政府積極發展內需，鼓勵增加工資，這會否提高企業的成本、削減盈利呢？

威廉森答道，工資成本肯定會提高，因為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工資水平會相應上漲，但要留意工廠的定位，假如工廠認為工資成本上漲將構成很多的影響，這便是很大的問題。「他們要支付更高的勞動成本，這很難令他們會有很好的盈利，他們會不太願意進一步投資中國，甚至會關閉工廠。」

他補充說：「長遠來說，這些日資、美資或法資的企業將會逐步退出中國，然後去找其他地方，降低成本，這樣比起留在中國，仍要承受工資壓力的企業有更好的優勢。當然，中資企業也可以到海外設廠。」

後記

Dad, I think this is The Call.

威廉森訪台是受到《台灣經濟日報》邀請，在台中和台北分別出演講兩場「交易成本與企業」。在開始嚴肅的話題前，他先投影了兩張相片。第一張是去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拍的，那時諾貝爾委員會剛宣布了威廉森獲獎，大學需要他的照片放在新聞稿，第二張是他接受獎項的照片，他說了關於獲獎的小故事。

2008年諾貝爾委員會組織了一次會議，其中一個主題是Economic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與他的研究範疇相近。

有傳每年這個會議的主題，就是來屆會獲諾貝爾獎的大熱，不過即使如

此，威廉森並沒想過自己將會得獎。因為放眼過去，那會議中有近30個研究相關題目也非常出色的人。

在宣布得獎名單的前一個晚上，威廉森的儿子和媳婦正在他家探望留宿。由於他預計獲獎的機會率只有很小很小，於是即使有電話響起，他肯定會當那是打錯而不接聽。

他把所有接電話的責任交予兒子，好讓自己有覺好睡，後來兒子卻告訴他緊張得徹夜難眠。

凌晨3時30分，電話響起，兒子接聽了電話，聽了另一端的開場白，便走過來把電話遞給他說：「Dad, I think this is The Call.」FM

